

一块石头的尾韵

——记三座店石头城遗址

□沉香

需要走近了看你，追溯之心怀抱着敬畏

需要俯下身读你，脉络或气息都凝聚了古人步履维艰的印记那时，有多少生活的场景都离不开你比如狩猎、耕种、祭祀、锻造、磨米……你不断推送光明和期冀，日复一日

你是一座石头城几千年的历史因你咀嚼如果可以自原点将你回放你仍然是天地间的奇迹祖先早已在你的骨骼里埋下伏笔人定胜天，你深谙其中的精髓始终向未来敞开着记忆

翻过地质变迁和风雨侵蚀你的样貌至今以不完整状态盘踞如何念得沧桑不顾及袒露又怎么能不铭记你陶体的温度如一这一番承载且厚且重

向阳的坡上你的城池就要迎来新一轮春色这样的情景对话虽隔时空，却毫不染尘

恍若桃花茂盛，恍若蜿蜒石径、流水淙淙我分不清似梦非梦怀揣着你的憧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继续将绿开垦

秋风吹过北五泉村

□尘之光

在林中撒野的风转到白墙红门的农家小院突然安静下来

乖巧的，像个孩子与落进小院的太阳，引领我们脱几层瞧瞧，那儿摸摸那儿贫者黝黑的脸，漾出一种久远的光泽

一旦驻村他们就把这里当成了家东家的米面，西家的隐疾是他们挂在嘴边的一本经如百度地图定位系统二十四小时精准到村里每一户贫困家庭了解，沟通，实施远比纸上制定的细则繁琐，费心，忙碌

托养处的驴儿不惧生，三三两两朝我们走来用它的耳朵，蹭着我们这是礼节，或是一种语言权且这样理解吧——它的主人轻松了它也轻松了再也不用如从前，迁就腿脚不灵便的主人他唉声叹气，它无精打采

展望明天占地千亩的集体经济林各种果树长大结果北五泉村浸泡在果香中果林下，村民纳凉、品茶、读报杀声震天的楚河汉界他们依然是运筹帷幄的将军

洁白月色

□丁宇

庄稼在望眼欲穿中熟透成母亲虔诚的守望沾满汗水的衣襟成为思念中魂牵梦绕的味道

月亮在炊烟袅袅升腾中挂在村头的老槐树上温柔的洁白月色别透老槐树下斑斑驳驳的记忆

纷纷逃遁的蝉鸣和蛙声总也守不住最后的气场母亲久违的笑容在蓝色的水域漾起甜甜的笑漪

诗塞境外

□张永波

爷爷读的书，儿童时的我也一本也读不懂。

每每打开都有密集恐惧症，欲破坏之而后快。竖排的宋体字豌豆大小，瞪着眼睛与我对视。大字下面是竖着两排挤在一起的“小豌豆”，倒是那些红色的“句窠”鲜艳醒目，令人精神一振。翻来翻去，从扉页到书尾，大体相同。“子曰子曰”——我读作“子曰”，刚要问爷爷这两个字为何频频出现，爷爷已经跟着百衲布鞋背着手出门了。读不懂，爷爷又不肯讲授，就暗生恨意。有一次，拿着爷爷干瘪的狼毫笔大马金刀地在一本书里面画下了乱七八糟的符号。若干时日后，爷爷蒙着头本来睡得好好的，却忽然坐起来，对着屁股刚着炕席的我大嚷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爷爷不像邻居刘大娘一股大骂村语粗话，但我知道，这样的“之乎者也”已是他极发怒的样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读的书目不多，与划损的那本相似的、土黄色纸张的线装书也不过二十几本，书名大体就是《孔子》《孟子》《大学》《中庸》等。从我记事起，就见他翻来覆去地读，能从里面读出“金子”吗？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我十五岁以前的疑问。

爷爷走了，什么都没带走，连他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没带走。

我忽然想起那些书。它们在哪儿？我有些轻微的悔意。

这些雍容中正的宋体“大豌豆”都说了些什么？爷爷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他把书里藏着的“黄金”带走了。爷爷是不情愿带走的，他想把这些资产留下来，但是又怕站在高楼下的子孙们难以接住。一有悔意，我就想哭，一想哭，鼻腔里就溢满鼻涕，眼里角就糊上泪水。

我终于得到了这些书，包括被我划损的那本《孟子》。在一个下雨的清晨，我给《四书五经》撑着伞，不料却被自己的泪水润湿了书籍。爷爷的魂灵就在潮湿的“大豌豆”上撑起了一个又一个形状……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爷爷就坐在这排字上，叼着一支手卷旱烟，喷出浓厚的土烟香味儿。他教训长子也就是当小学教师的我的父亲：不要点火就着，耳根子长在自个脑袋上，你让它硬它就硬，你让软它就软。

没过三天，父亲搬到村小学教学点，三间摇摇欲坠的夯土教学用

房，二十张旋转木马一样的桌凳，一只瘪瘪的铁皮水桶和一只掉把儿茶碗，一干就是十三年。父亲从没埋怨过小学校长，而是埋怨自己没听老人的话。父亲说，你爷爷说的话你也要记牢，与人为善啊。三叔在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与人发生口角，抡起茶碗砸在对方额角上，那人血涌出来，在地上翻滚。三叔后悔莫及，跪在爷爷的墓前涕泪横流。墓里的爷爷没有埋怨三叔，爷爷在埋怨自己啊，生前不该引用晦涩的文言文试图说服孩子们。

“克己复礼为仁”，爷爷盯着这排字。长子的名字有了，克复！喝了一盅酒。“克明峻德”，爷爷盯着这排字。二儿子的名字有了，克明！又喝了一盅酒。

在那个年代，老三、老四出生那天，爷爷把书捆了个结结实实，生怕这些书惹出生非，胡乱起了个克学、克军听着也很响亮。

“大道至简”“治天下若烹小鲜”，爷爷摇头晃脑地说道。婶子认为爷爷识字多、学问大，可以解开她心中的谜团，听了爷爷的这两句文言文，却怒不可遏，说道：“这是啥扯犊子话？”以为爷爷在拿怪话取笑于她。

太奶奶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你说共产党咋就有能耐呢，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安稳的日子。”太奶奶心满意足地走了。

爷爷也不停地追寻着答案。把“春雷牌”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高，收听《新闻联播》：

“教育要改革了，民办教师要转正了！”父亲听了，很高兴！

“二爸供不应求了！”二叔三叔听了很高兴！

“老党员老教师要涨工资了！”爷爷奶奶父亲叔叔都很高兴！

那时候，爷爷的书是最空虚落寞的了，那里面似乎找不到新问题的新答案。

雨，还下着……爷爷留下的书里霉菌在滋生。我对路人讲爷爷书里的一些事。

他们异样的热情令我颓唐，关于财富的消息甚囂尘上，而关于书和文字的言论却毫无吸引力，那些“大豌豆”快要被霉菌淹没了。

我几乎要抛弃那些书了。

书贩子嗅到了霉菌的味道，他们提着袋子拥进家门，袋子里的“金币”叮叮咚咚地作响。太阳耀斑要穿透裹着书的红布，辐射那些“大豌豆”。

如果，我心里不存着那个疑问

积水连山胜画中

——黄河纪行③

□林子

年)大桥开工，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黄河铁桥竣工通行。桥长233.33米，宽7.5米，花费白银30余万两。铁桥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德国公司承建，中国工匠施工。钢铁、水泥、铆钉等建筑材料均由德国生产，运抵天津口岸后，再用马车、牛车、人抬肩扛运到兰州。这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公路铁桥，曾被命名为“天下第一桥”。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桥”。

如今，黄河铁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是兰州的一个历史文化标志。

水车，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文化符号。

兰州水车博览园讲解员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兰州人段续考中进士后，曾宦游南方数省，对湖广地区木制筒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详细了解其构造原理并绘制成图样。晚年解甲归田，回到兰州。为了让家乡人更好地利用黄河之水，浇灌农田，发展农业，他致力于水车的仿制。虽经多次失败，终于在清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获得成功。于是，黄河两岸百姓纷纷效仿，借助水车把黄河水提入渠首，用黄河水浇灌农田。这一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黄河水的利用率，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使兰州地区成了“水车之城”。

现在，水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人们没有忘记段续，没有忘记水车，用大小不一、各种各样的水车模型讲述着黄河岸边水车的故事，展示着黄河沿岸的田园风光，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体验、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让人们感受农耕时代的乡间田园风情，记得黄河哺育了世世代代沿岸人民，使之成为人们想兹念兹的历史文化记忆。

兰州羊皮筏子，旧称“革船”，俗名“排子”，是历史上黄河沿岸民间

——书中自有黄金屋吗？那些书，就一定不会安存在我的书房里。

在交易的前一分钟，如果我不打开包裹，交易就成了，我感觉捆着的那些“大豌豆”已开始散发萎缩的色彩了。

我不但打开了，还翻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爷爷坐在那里，端着书，抽着烟，喝着茶。

我正要移开，那些雍容中正的宋体“大豌豆”立刻又抓住我。我被诱惑了，按捺不住要钻进去的心思。这是探险心理。幽深的天洞发出了邀请，站在洞口的人被磁铁一样的巨大力量吸引。

我有些明白了，儿童时对这些书的恐惧和恨意，分明就是潜意识中对“诱惑”的接近方式。爷爷知道这一切，他预料到我会接近，欲擒故纵，欲言又止，欲盖弥彰。

雨，越下越大，我在爷爷布下的埋伏中越陷越深。我带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疑问郑重地读爷爷留下的书。

“子曰子曰”。子，是孔子；曰，是说，孔子说。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省”，读“醒”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的妻子对小儿子说了句戏言：“汝还，顾反为女杀彘”，别在我后面哭哭唧唧，等我从集市回来杀猪解馋。妻子回来，曾子磨刀霍霍，杀了家里的肥猪，践行诚信之道。我见有些人，“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折腾来折腾去，竟败在一个“信”上。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安知死。”……

怎么不说“黄金”的事呢？难道这些道理真的比金银还贵重吗？怪不得爷爷一辈子都在读这些书，他一生都在试图剥开书中的谜团，像解多元多次方程一样，一层又一层，却无法达到终极。我懂爷爷的心了，自己却欲罢不能，在爷爷的指挥下，拨弄着车上的轩轸，在雨中前进。

絮懷語怀

□凤华

耕耘在乡村校园，常常凝望这样的景致：夕阳染红了大半个天空，几只苍鹭临空翱翔，舞姿翩翩；桔红色的云彩镶上了金色的亮边，一片浩瀚的芦苇荡被涂上了耀眼的色彩。

乡村校园的黄昏，晚霞似锦。小姑娘清亮的歌声掠过麦田撞在校园的那口老钟上，清越的芦笛声在旷野里回荡，梧桐树如点燃的红蜡烛，水杉林飒飒声中满揣着成长的喜悦，乡村的校园静谧中透出几分柔情几分神秘。孩子们按捺不住涌上心头的欣喜，芦笛儿悠悠扬扬地吹起来。

乡村学校的老师是平凡的。没有太阳的辉煌和山岳的巍峨，但可以是如水的月光、谦卑的野草、诗性的晚霞；可以是杏花春雨的江南，铁马秋风的塞北；可以是如泣如诉的埙曲，可以是清亮婉转的笛声。只要用心绽放，就会散发沁人心脾的幽香。

芦花纷扬的黄昏，大家一起来到乡村小学后面的圩堤上望雁阵、望奇谲的云霞、望木桥水牛的剪影。大雁扑闪着双翅掠过雨花石般清纯的天空，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久久回荡于旷野。

我拿起竹笛吹奏一曲《牧民新歌》。笛声吹斜了夕阳，融进远处沉沉的暮霭里，融进孩子们充满向往和期望的心里。

晚霞下面是朴素的校园、温婉的小河和善良的炊烟。炊烟悠长，如午后落莫伤感的鸡啼。晚霞是绚烂而静

夕朝月花



冰清玉洁

周友武 摄

跨越时空的对话

□朱连升

“科尔沁部落”与“薛礼征东”的隔空对话，在这里成为传奇。

在科尔沁草原，有一个生态保护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绿色浩荡。这里地名称为“古迹”。如果没有远古人类的遗迹，无论如何也不敢叫这个名字。就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片绵延800里的沙地，史称“八百里瀚海”。沙地不同于沙漠，有水的沙地，水草连天，鸥鹭如云。历史上科右前旗的大部分土地面积都包含在瀚海之中。如今，沧桑巨变沧海桑田，八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算一朵浪花，这朵浪花轻轻翻卷，这片土地就今非昔比，到处生机盎然、碧草连天。

一段古老的“马蹄印”传说和几十个优美的契丹文字，给“古迹”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宛如仙境、令人神往的“老道洞”，俯瞰群山的“望火楼”，巍峨险峻的“轿顶山”，构成一幅立体画卷。轿顶山海拔千余米，风采独具一格，站在山顶，可望见百里之外的科尔沁镇。曲折潺潺的山涧小溪叮咚作响，两岸树木参天，仲夏造访，树下漫步，一种浪漫油然而生。天然树种数不胜数，黑桦、白桦、黄榆、柞树俯仰生姿，交相辉映。和煦明媚的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像一

谧的，她无言，端坐在天边，远远的，如雪地里的蜡梅，透明着一颗心，用极致的美诠释着生命的大爱，一如老师们。

喜欢《长大后我便成了你》这首歌，看着唯美的画面，教师成了心中一棵参天大树，她美丽动人，柔声细语使孩子如沐春风；她温柔可亲，宽厚的胸膛给予孩子母亲般的关爱；她博学多才，输送给孩子源源不断的知识养分。

舒婷说：“我简单，所以我快乐；我平凡，所以我丰富。”平凡的生活是丰富的，平凡的生活中，可以尽情地享受幸福。教室里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是老师；黑板上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功利；粉笔画出的是彩霞，流下的是泪滴。

乡村校园远离尘嚣纷扰，静美和安谧氛围中的古朴美沁人心脾。乡村教育的美，是金盏菊花瓣上的蝴蝶颤动的双翼，是阳光上一滴水折射的万紫千红，是暮日里怡然坠落的累累红柿。

做晚霞一样的教师，在黑暗来临之前，用生命的色彩照亮学生懵懂的双眸；像晚霞一样绽放，洒一份幸福的霞光，用盛开的姿势引领乡村孩子在人生的小径上快乐地奔跑和飞翔。

风且吟听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